

新书发布《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89岁作者： “解放上海时，我的任务是开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上海解放70周年。70年来，浴火重生的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日，市政协文史委、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一书。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包括新书作者代表姚海康等在内的多位嘉宾介绍了上海解放时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我的任务就是开车。组织告诉我，需要我到哪就到哪，有什么任务就执行什么任务！”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自家住所成为 收留各地地下党的庇护所

“姚老今年89岁高龄了，还是这样老当益壮，他曾亲历过上海解放，于1949年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天，主持会议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马建勋话音刚落，新书作者姚海康老先生就迫不及待向大家讲述了上海解放前夕和解放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众人的思绪带到了70年前的那段历史。

姚海康的入党经历颇为曲折，几经周折，直到1949年初，他邂逅了一位同班同学，经其介绍，通过华东大学党组织的批准，才于1949年4月2号准予入党。

入党后，组织交给姚海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开汽车，准备解放上海的时候派用场。姚海康接到任务后每天苦练驾驶技术，仅两周就考出了驾照。不久，他接到原来在交大读书的一名同窗的电话，“阿康，你马上开车到交通大学后面来接我。”姚海康心急火燎地开车到交大后门，却看不到人影。良久，后门蹿出来一个人坐到他车内，姚海康定睛一看，正是这

位老同学。此时此刻，对方满身是灰，令姚海康十分不解。“快开，快到你家去，等洗好澡再同你细说！”在姚海康家，这位同学透露了原委：原来4月26日凌晨，国民党在各个大学开展了大搜捕。

“那个时候，最初得到情报的人敲响了学校的警钟。其他同志听到警钟后躲了起来，但他却被捕了。整个晚上，他们就躲在交大一个楼顶层的天花板上，不敢出声，甚至不敢方便。我那位同窗躲在大柱子后面没有被发现，第二天早上给我打电话让我接他出来，才躲过一劫。”姚海康回忆说。

迎接上海解放前夕，为了避风头，来自多所高校的不少同志就暂避在姚海康家。“有位同志带了五个人躲在我家。我家外面是厂房，进出人员较多，不太会引人注目，隐蔽条件较好。他们在我家隐蔽了约半年，我才知道这5人是厦大的成员，他们说我家有电话，在我家里便于统一指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彼此互不联系。”姚海康口中的那段经历惊心动魄，那个时候，他和几位同志成天要防着被盯梢，外出保持高度警惕。



座谈会上姚海康等多位嘉宾介绍了上海解放时那段历史。

受访者供图

开车载着同志 去开展接管上海解放工作

1949年5月24日，郊区的炮声越来越近了，姚海康意识到，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市区了。那晚他一夜未眠，希望早一点解放上海。25日上午，姚海康在苏州河边上听到了枪声。但他不能轻举妄动，必须等待组织的通知。那几天过得特别慢。终于，姚海康接到通知让他开车去华东大学报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来到校园，整个校园都沸腾起来了，有人唱歌庆祝上海解放，有人在扭秧歌，有的同学在看解放军的干部讲解的故事。姚海康也想和大家一起庆祝，但他有自己的任务。接待他的同志告诉他，“你的任务就是开汽车，别的事不要管。需要你到哪你就到哪儿，有什么任务你就执行什么任务！”

在配合上海解放的过程中他的角色主要是驾驶员。他开车载人民保安队的成员分发印章，接送同志们到各个地方开展接管工作，接送宣传队的同志到人民广播电台去广播宣传，送受伤的同志去休养，到学校去运饭菜。

开车的过程中各种意外不断。“记得5月27日中午，一名地下党让我开车送他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去。那时候解放军打过苏州河，前线指挥部也到了提篮桥警察局那边。刚解放时那个地区很乱，还有不少国民党散兵，所幸我们没碰到意外安全回来了。但还有的同志就牺牲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5月25日上午，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队长陈仲信在去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途中，被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冷枪击中，不幸牺牲。这是解放上海前牺牲的最后一位地下党。”

“九头鸟”播音员： 许多同事听了新华社电讯广播后申请入党

“据了解，1948年底1949年初，交大校园里活跃着远近闻名的“九头鸟”播音喇叭，隶属于学生自治会创办的“每日新闻社”，主要任务是向校外师生群众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新华社发布的电讯，扩大党中央的影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九头鸟”播音员、女地下党员魏瑚，后曾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当时，许多同学都认为我口齿比较清楚，语调比较动听，极力选我去当这个‘九头鸟’喇叭的播音员。”据她回忆，“其实，这份工作是很危险的，等于完全晾在敌人面前，虽然念的稿子可以隐藏起来，但喇叭是隐蔽不了的。这个喇叭一叫，不仅校内师生听得见，整个徐家汇的群众都听得见。所以，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魏瑚还说，解放后，她曾亲眼看过上海很多单位同事在写入党申请报告时，说自己就是因为解放前到华山路听‘九头鸟’广播而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可见影响之深。

在上海解放前，魏瑚也曾参加过秘密接头活动。她回忆：“取报的时

候，我们有时是到小组长家里，有时是小组长派人给我们的。每个星期去送报一次，都是事先约好人的，地点暗号都有的。”

暗号如今可以公诸于世了。暗号是上面指定的，每次都不一样。当时用得比较多的是拿张报纸问：“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有时候会说：“借一支笔给我”或者在“我这个笔是什么牌子，别的牌子没有。”送完报后，大家要相互通个电话，确认任务已安全完成，最后才解散队伍。

魏瑚说：“其实每次去送报都随时会面临险境，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身上有地下报纸，既逃不掉，又丢不掉。不过，后来做的时间长了，也就不会想得那么紧张敏感了，就当普通的日常任务，该走就走。”

【记录】

27位中共地下党校友回忆口述专辑出版 上海交大师生重温“上海解放史”

70年前，上海交通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勇担使命，投身革命事业，以满腔热血，诠释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交大精神。70年后，27位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校友以口述专辑《思源·激流》和交大教授用20万字原创力作《战上海》等方式，真实还原“大上海解放史”，重温历史记忆，鼓励青年学子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自驾火车进京请愿、公然要求学校开除特务学生、召开万人规模的营火晚会……中共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校友口述专辑《思源·激流》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出版。《思源·激流》全书36.5万字，照片216帧，共收录27位在交大求学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校友的口述回忆，着重记录他们在交大的求学生活、革命经历，以及为上海解放、新中国建立前赴后继、浴血奋进

的英勇事迹。

1946级化学系校友、原上海感光胶片厂副厂长李菊等部分口述受访者，亲历上海解放、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交大地下党老同志应邀重返母校。交大师生欢庆上海解放的珍贵历史影像首次亮相，包含1949年6月1日陈毅市长来交大参加“上海各界青年纪念‘五卅’大会”并发表演说，交大师生扭秧歌庆祝上海解放游行等内容。

这批健在的老同志共27人，年龄最长的戴中溶今年110岁，最年轻的李均也有88岁。其中，有21人在交大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5人在入学交大前即已参加革命工作并入党；戴中溶交大毕业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至1950年才正式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